

東林始末

東林本末序

〔書共六卷存陳其年維太史家〕

東林者門戶之別名也。門戶者又朋黨之別號。夫小人欲空人國，必加之去朋黨，於是東林之名最著，而受禍爲獨深。要亦何負於人國哉！東林爭言真僞，其真者必不負國家，僞者反至負東林。此實何歟？蓋起事至五六十，年相傳多失其實，於是而有僞者，亦勢使然也。今之所爲東林者又一變，往時欲錮之林下者，今且下及草野。夫盛世豈有黨錮之事？何論朝野，亦辨其真與僞而已矣。余於是條次其本末，以使觀者有所考而感焉。

貴池吳應箕



門戶始末〔始自並封至丁巳京察未及熙廟也〕

嘗觀國家之敗亡，未有不起於小人傾君子之一事，而小人之傾君子，未有不托于朋黨之一言。漢有顧廚，俊及唐有清流，白馬之禍，宋有新法，僞學所號爲黨人流及之禍，中於君子，而國運隨之以亡。興言及此，真不知賈生之流涕盡而繼之以血也！然黨錮之禍，其流甚烈，而其源有漸。宋之黨錮極於元符，而蔡襄四賢不肖之詩已爲之端；昭代之黨禍極于萬歷丁巳，而嘉隆諸政府已開其漸。故自張鳳磐〔名四維〕以前，溯而上之，如張太岳〔名居正〕、高中元〔名拱〕、徐存濟〔名階〕、嚴介溪〔名嵩〕、夏桂洲〔名言〕，其權專，其黨同伐異，顯行於好惡之間，而人莫之敢議；然其局專於攻擊前人，故一相敗露，而爲其鷹犬，爲其斥逐者，一轉盼而升沉互異，是以君子不久錮林泉，小人不終據要津也。自申瑤泉〔時行〕以後，遞而下之，如王荊石〔錫爵〕、張洪陽〔位〕、趙澱陽〔貞吉〕、沈蛟門〔一貫〕、朱金門〔賡〕，其術巧，其黨同伐異，詭托于宮府之內，而人莫之能測；又其局專於汲引後人，故衣鉢相傳，而爲

其所庇護，所排擊者，縱易地而用舍如前，是以君子竟同碩果，而小人終等延蔓也。

遠不具論，試就萬歷間言之。當鳳磐罷位，申王當國，而許穎陽〔名國〕預焉，其朝議立，天潢序定，誰敢紊之？而申王獻媚，密主三王並封之說，衆口爭之，遂詆爲黨矣。後冊立既定，工部主事某〔張有德〕請造太子儀仗，會逢聖怒，欲置之法，時申王許逼于公論，具疏救之。申王又懼其忤上，遂密揭諉過於許，而不認前疏，自謂陰陽其事，神鬼莫知，不謂上竟出其密揭以塞廷議，而黃正賓以之發抄，衆正糾之，又詆爲黨矣。

歲甲午，申王旣敗，許亦致政，改趙潞陽。張淇陽當國，而沈蛟門預焉。一日，張以其私人干主銓，主銓者不聽，會傳旨考察銓部，四司盡罷職，衆正薄之。已而遼陽有倭變，張沈主戰，趙與石星主和，和議矣，而主戰者又私一總戎李如梅。會麻貴一日敗倭十一陣，倭棲釜山，疲困之極，麻貴謂遼撫楊鎬曰：『今日乘勝一攻，盡殲醜類矣。』時鎬因如梅未到，鳴金收軍，蓋鎬與如梅結盟，懼其不得預功耳。詰朝，倭已結寨，梅如始到，鎬欲攻之，麻貴不可，謂倭已有備，攻之必敗，鎬不聽，引兵而進。倭用弩銃乘風迎戰，鎬與如梅、麻貴僅以身免，遼陽精銳盡喪於此，乃匿不以聞。獨贊畫兵部主事丁應泰疏其實於朝，參張淇陽、沈蛟門、楊鎬等，於是淇陽與鎬奉旨爲民穀易死，而蛟門獨留，其禍遂烈。乃考察丁應泰，坐以不謹，陷給事中徐觀瀾，幾死，并誣

害觀欄親家侍郎張養蒙罷職。

已而枚卜沈龍江（名鯉）朱金庭；朱爲蛟門之私人，龍江乃聖心特眷者。于是申瑤泉貽書蛟門曰：『藍面賊來矣，盾備之！』蓋龍江居宗伯時，與瑤泉相忤，懼其銜已，欲與蛟門謀陷之，以龍江面青而黑，故謂之藍面云。然龍江方正清操，無可齟齬，適徽商程守訓等賄內，使以礦稅動上，龍江揭阻之甚力，蛟門既欲聯上意，又利稅使餽遺，于是闔監四出，海內騷動，間有言者，而蛟門之鷹犬姚文蔚、陳治則、楊應文、錢夢皋等，承風順旨，力爲排擠矣。

其大犯公論者有二：一曰楚獄，蓋自楚撫趙可懷先以家居，占人田宅，不容于鄉，私奔長安，重賂蛟門，遂使可懷撫楚，囑其曲護陳奉，到日，大失民心。已而因楚藩以假王相訐，楚王與金錢進，且賂蛟門，諸藩惡其行賄也，踰江奪之，可懷遂坐以刦損，不俟題請，逕加慘刑，諸藩執會典爭之，而百姓恨其庇陳奉，乘機殺可懷。蛟門遂坐諸藩以大辟者七，繫高牆者數十，殺戮太多，輿情遂共憤。

一曰妖書，夫妖書爲越人趙士禎所刻，蓋歸美蛟門，有功東宮，諸人不爲出力獻媚耳，初無他異。蛟門乃以挑激聖怒，大索京都，一欲逼死沈龍江，蓋以議稅礦不合也。龍江曰：『妖書果自我造，我當死於西市，決不自經。』一欲逼死郭正域，蓋正域發楚送蛟門禮事，遂令兵圍

其第宅，下家僕于獄。正域幾不保首領，行至楊村，復以快兵守之，不得去。其夫人脫簪珥，令小女買薪米以給日用。後得總漕李三才排解，衆正忿其太險毒，具疏參蛟門。丙午，李三才亦疏論一貫及鯉不和，有累聖政。蛟門遂密揭逮問李三才。沈鯉、郭正域上驚曰：「如何爲一閣臣，逮一同官，一侍郎，一督臣，一貫果病耶？」故批其告病疏云：「卿旣病，着俟後命。」蛟門始去位矣。然懼龍江留，必爲後患，乃陰賄司禮使臧龍江，扯之同去。又恐三才入掌總憲，發彼妖書楚獄之失，令姻婭邵輔忠參之以去。

在蛟門之忿消矣，而蛟門之黨如錢夢皋等，向賴蛟門而留。一旦蛟門歸，失其所庇，惟恐辛亥之察，大不利于羣小。於是以東林爲綱，以淮撫秦黨爲目，結成一大網，無人不推入其中。而察前先發以自保者，則有王紹徽、鄭繼芳、劉國縉、金明時、南中、錢策、劉時俊若而人。察後謀翻者，則有秦聚奎、朱一桂、喬應甲、徐兆魁、周永春、姚宗文、張鳳彩、彭維城、孫紹吉、陶子顧、馬從龍、王三善、南京王萬祚、曾陳易、周達、高節若而人。所賴主銓諸賢，拊却一官，力結此局，而小人之忿愈逞，君子之身愈危。

迨考選一下，元兇劉廷元、李徵儀、潘汝楨等，或借疊于湯、韓（指賓尹及敬）而浙宣合；或乘機于荆（養喬）、熊（廷弼）而楚秦合；或排擊於顧（憲成）、李（三才）而三吳合。假其

詩教爲戎首倚方中涵爲太山誣以四兇詆爲五鬼屏力斥去。大臣如孫丕揚、王圖、孫瑋、王象乾、吳達可、翁正春、張養蒙、孫慎行、吳桂芳、葉向高、崔景榮、徐宗濬、陳薦、次第逐矣。京堂如朱吾弼、胡忻、葉茂才、朱國禎、朱世楨、郭昌、朱延禧、南師仲、朱光祚、馮上知、歐陽東鳳、吳正志、金士衡、吳炯等，次第逐矣。科臣如曹于忬、李瑾、張國儒、李成名、孫振基、張鍵、梅之煥、麻禧、段然、熊明遇、張篤敬、韓光佑，次第逐矣。臺臣如孫居相、湯兆京、吳亮、彭端吾、李邦華、周起元、徐良彥、呂圖南、陳一元、王時熙、馬孟禎、劉若星、魏雲中、張五典、口吉人、劉蘭、史學遷、荆養喬、史記事、錢春、潘之祥、宋槃、吳良輔、吳允中等，次第逐矣。部寺如孫鼎相、鄒存謙、劉崇文、張鳳翔、張養才、鮑應鰲、韓萬象、賀烺、沈正中、李撲、涂一榛、常澄、龐時雍、劉宗周等，次第逐矣。

至丁巳己未兩察，私惡所加，不必循例，至有未任而懸坐以不謹如李炳恭者；有任不數月而妄誣以不謹如丁元薦、潘之祥者。禁錮考選六七年不下，復借名題差，陽爲旋通，陰實斥逐，勢孤而言不敢發，差出而發不敢盡，致有株守日久，貧病而死者；有棄之而去者。而現任臺省，則一人常兼數差，倖近必陞京堂，好官惟我做盡，國事聽其日非，世界如此，宜虜酋一舉而城堡社稷危矣！要皆起於蛟門。龍江邪正不合，成於蛟門私人畏辛亥京察清議難容，故其黨必先發以傾正人，而身固其官；卒之主察者執持不阿，小人愈忿。又見南察抑正伸邪，而北察

既竣，一二敗羣之夫，如許宏綱、涂懋衡、陽說、陰施，側身宵小，於是僉壬之焰愈張，朝廷之正人不得安其位，山林之下并不能安其身，而天下之大事去矣。詩云：『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。』豈不痛哉！

乃邪正之消長，政府其本，而京察則其候也。癸巳以孫龍爲冢宰，溫純爲總憲，趙南星爲考功，止有項應祥未歸于正，然蓬生麻中，卒之黜陟稱平。迨至乙巳，蛟門力庇私人，錢夢皋等所賴楊時喬時以內侍署尙書，總憲溫純、考功郎劉一珉、掌道吳達可持正不阿，雖吏垣侯慶遠事後持之不堅，諸被察者邀旨留用，然而公論已稍伸矣。

辛亥京察，冢宰則孫丕揚，而署總憲則許宏綱也，考功郎王宗賢，吏垣曹于忭，湯兆京，雖衆正任事，而邪氛已煽。君子處強弩之末，小人當蜂起之初。至丁巳己未，方中涵爲政，鄭繼之，趙煥掌銓事，李歸掌院事，趙士諤爲考功郎，韓浚掌道事，徐紹吉爲吏垣，而居間把持，一手握定者，惟劉廷元、李徵儀、元詩教而已。其於正人君子，若風掃殘雲，雨摧壞塊，靡有孑遺焉。故癸巳尙矣，乙巳則宋之熙寧，元豐也；邪正並立，而邪不勝正；辛亥則元祐，紹聖之交，君子日退，小人日進，而行不勝邪矣。丁巳則宋之元符，廷無君子之踪，而家蒙黨錮之禍，徽欽覆轍，恐不旋踵矣。

中

張江陵敗後，諸不得志於江陵者，悉被顯擢，一時氣節之士，銳然以盪滅餘黨爲事。張蒲州〔名四維〕實左祖之，而茂苑申公〔名時行〕素爲江陵所信愛，其黨非衆所指名者，申輒默爲地以免。蒲州亦不久罷去，以故衆議紛紛，將移師向申矣。諸君子中鄒元標稱首，其所建白，多禁切主上者，上旣不堪，申因擠出之。又令人構趙用賢等，使自相攻，於是吳中行遂仇用賢，而江東之李植亦內不相善。新進附和居臺省者，輒以年例外遷，士氣亦益衰矣。

初，東倉王公〔名錫爵〕以營救吳，趙爲江陵所忌，故諸君子共推轂，致大拜，計且藉以抗申王。一旦反面與申合，諸所欲斥，申不自發，輒授意王，使訟言排之。諸君子皆然愕然出意外，猝無以抗也。會丁亥內計，主計者希申旨，疏申所怒十九人，欲悉中之。銓曹無異議，獨河南道御史王國意不可。申乃起其黨馬允登補河南道事，馬故在國之前，遂掌道事。一日，諸御史並會堂上，允登書十九人姓名示同列曰：『諸人亦可謂公論難容矣。』王國熟視，叱之曰：『諸人皆骨鯁無罪之臣，罪獨失申相公意耳。青天白日，何出此魅語？』直前欲拳之，允登遂

走王國逐之，環其室廡一匝。於是允登與國悉外補，而十九人得不廢。

迨申相國謝事，王東倉爲政，諸人皆或進或退，終莫能遂其志願。會王相國稱病，文選郎中顧憲成乘間悉進諸人官，奏輒得可。時趙用賢爲東倉計，遂且死。吳中行亦久廢不用。而沈思孝、江東之、李植、王士性輩，則各奮起，彬彬列卿寺矣。思孝素善太宰孫丕揚，王國屬思孝言於太宰，令推已巡撫。太宰未許也。國疑思孝不爲言，怨之，搆思孝於太宰。太宰頗疑思孝。一日，思孝等五人會於某助臣家，思孝掌工部事，入內會計葺理費，以是後至。坐定，王國驟問曰：『吾諸兄弟同心，而公獨屢進官何也？』思孝曰：『吾向亦疑之，今日某內臣言我在大理鞠某事稱上旨，上進閱惡人簿，除我名矣。』惡人簿者，蓋申王二相國去位時，疏不相善姓名，密白之上者也。王國怒曰：『汝背我等附新建得遷，乃以是欺我！』象唯唯，遂罷會。于是國與李植遂攻思孝，獨江東之、王士性與思孝善如故也。

乙未秋外計，考功郎蔣時馨者鄒元標。沈思孝等所卵翼者也。至是亦攻思孝，與國等合白太宰，相欲除丁此呂。沈敍等以爲貪頑比古之四凶。此呂與敍本跣跣士，此呂尤與思孝善。孝揚言於朝，欲救之。故事，計典將行，主計者發單于臺諫，人一紙，令各列所見聞，應察治者會議之。此呂單坐賕數萬，然無主名，蓋時馨與其黨私造者也。時馨恐不勝思孝等，乃持此呂單

白太宰奏之，此呂由是坐譴戍。然自公卿以下皆重其宿名，爭出祖道。御史趙文炳因刻時馨職罪，時馨亦遂罷職。時侍郎呂坤，張養蒙皆西人，有氣勢，爲後進所嚮附。善太宰而仇疾思孝等，養蒙呼文炳恐嚇之，文炳卽具自首：『前劾時馨疏，乃江東之屬草，令臣書奏者也。臣負陛下。』上不問，而思孝等則益孤。時會東之植，皆擢巡撫以出；王國與士性亦並推巡撫。王國首推，顧不得士性得之，心不安，疏稱病，以官讓國。有旨調士性南京而切責之，國調外任。思孝獨與其里人岳元聲累數十疏攻呂坤等，及諸臺諫，舌戰良久，苦之。上積怒臺諫多忘言，實不任事。次相張新建〔名有〕頗倚思孝，乃聳上勅部院盡疏臺諫名，上上觀察之，逐數十人。思孝雖頗以爲得意，然亦不安其位矣，遂與丕揚並謝去。思孝從此遂廢，新建不久亦得罪去，自後好名喜事之徒，皆依倚西北，謂之正人君子。

沈歸德爲次相，溫純爲總憲，身爲標的，招集賢良，以引同類；而首相沈四明〔名一貫〕承王東倉，趙蘭溪之後，布列私人在要地，共相與扼之。會楚人郭正域掌禮部，謂楚王非宗室裔，其疎宗方上奏計，正域爲之謀主，欲遂革正之；然王已立三十年，事遠證不具，四明及諸卿臺諫皆受王賂遺，莫肯從正域義者。無何妖書事起，四明乘上怒，欲陷歸德〔沈鯉〕及正域，悉取其往來遊客考繫之。正域狼狽走歸，幾及于禍，獨部郎于玉立左右之，亦被斥。玉立者名

家子，少儻喜事，自前輩趙用賢卽器之爲忘年交，嘗鞫寧夏事，因湔釋罪撫魏學會，奏得可。學會西人也，以故玉立雖江南人，特爲西北所欽信。是時顧憲成罷歸久，於錫山創東林書院，招集士紳講學其中，其學經生之所知者，絕無足聽也，徒相與臧否人物，訾議國政，冀當國者聞而藥之。玉立旣參議其中，則往往致西北之同志者，令多方奏論之，以故附四明用者輒罷去，四明度不能留，遂計絜歸德同去，而政授之朱山陰矣。

當四明在位時，內外計典已輒爲部院所持，不能自主；及山陰〔朱賡〕，益懦且老，不爲衆所憚，於是謀復召東倉，以中旨下之，而于東阿〔慎行〕、李晉江〔廷機〕、葉福清〔向高〕，亦同日拜焉。晉江獨在京師，得先入，東倉方引故事疏辭，而顧憲成爲文二篇，號曰夢語寐語，譏切之。江西參政姜士昌以慶賀入，遂疏劾錫爵再居疏位，褊愎忌刻，摧仰人才，不宜復用，語連延機，大抵推顧憲成旨也。東阿以拜官入，卒不與政，福清亦無根柢於舊相，持東林者十有八九，益相與咀嚼東倉，山陰晉江，令不得在位，并其黨斥逐殆盡，而福清遂獨秉政，海內皇皇以起廢一事望之，福清度不能得請，請亦不力也。

東林暨西北人士所屬望爲冢宰總憲者，曰淮撫李三才。三才與王國有眚之睚隙，國恨之深，對客罵不絕口，國之弟圖翰林掌院，與三才善，國亦不信其言，西北人士之心，始內離矣。

先是浙人以趙沈朱三相故，爲西北所擯，困阨日久，而西北人方并合勁楚，延攬東林，浙人雖恨之，不能報也。會南給事中段然怨翰林顧天竣，爲忿詞數千言奏詆之。天竣與同官李騰攬芳相期許，兩人皆郭正域所親也。騰芳疏言：『臣與天竣同志，天竣被詆，臣義不待獨留。』遽棄官去。段遂并攻李，恐不勝，輒走東林求助。東林許之。于是正域怒曰：『東林私我所憎，攻我所親，豈與我爲難耶？』遂切齒東林。西楚之雄俊者始不附矣。浙人乃令其黨說王國曰：『當今與公爭權者李三才耳！吾等爲公盡力攻三才，公當爲後勁。』國然之。時方巡撫畿輔，日夜削牘走京師，毀訾三才。其弟圖諷之曰：『攻淮撫者，攻吾兄弟者也。』國叱不聽。于是攻與救者日夜相構，宛若兩敵國者，互指奸邪，爲盜賊棄官者以數十，而三才卒用是困矣。

時孫丕揚復起爲太宰，啣思孝不已，顧憲成貽書勸之，欲令灑濯思孝，復引與同心，則依附者自解；且宜擁衛三才，勿墮他人計。丕揚信國語，怒不省；而好事者遂錄其書傳天下。東林由是漸爲怨府。浙人欺丕揚老聾，給令發單訪東林得失。王圖連夜叩扉，激丕揚曰：『若然，先生五十年立朝名，節一旦盡矣！』丕揚悟，止不發。自是楚浙並側目於圖。時朝中猶斥浙人爲四明之黨，以故每事不敢先發，往往推楚人爲軍鋒，而乃芟刈之。顧李已敗，詞林久次者前後爲臺諫王所謫，無完人；宣城湯賓尹入館纔四五年，以前輩寥落，頗自負，益折節下人，以故顧

李安附之，欲倚以屈王圖。辛亥內計，王圖掌院事，遂斥賓尹，而不揚主察，明督諸曹，治楚浙黨，被斥者甚衆，餘人不服，閔然爲賓尹等七人稱冤。章日上，獨憲成門人丁元薦抗言，謂七人宜察，救者非是。于是臺諫同聲擊元薦，元薦與往復數番，卒以病罷。王楊圖亦相繼去矣。是時西北東林日益衰謝，楚浙之黨蔓引他省，王立身被數十疏，猶日出奇，其門生故人伺釁攻之，不肯遂已。後憲成死，福清亦罷相。方德清用事，臺諫右東林者盡出之，他傍附者皆以法謫去，向之罪申，王攻四明者，久亦不復計，而東林獨爲天下大忌諱矣。

野外史氏曰：祿位無常，一興一衰，固也。賢愚是非亦隨以遷謫，謂之何哉？張江陵以前，嗣相位者必反前人之政，進其所忌，退其所曜。申王以後，轉相擁護，久而不敗，議者比之傳鉢沙門。信夫！前相用廷杖鉗天下之口，被杖者卒成名士，乘間蹈瑕，遂起爲難。申王去廷杖，凡得罪者謂之欽降官員，終身不敍，遂皆老死不振。覆車戒前，抑善自爲謀哉！然朱山陰以前，臺諫雖詆訾內閣，內閣終亦有所持而不爲役使。福清之掃崑宣，德清之盪東林，曾有一毫己意行乎其間也哉？吁，可哀也已！

下〔按此論始自鄒南皋諫十情至三朝要典而止。〕

江陵奪情

論曰：予追溯東林所自始，而本之於爭奪情，以其爲氣節之倡也。夫江陵之鋒，觸之立碎。諸君子豈甘以其身爲劉安成之續哉？扶國紀而明人倫，雖身死何惜？則吉水卽微後日之講學，當其發抗憤之際，雖聖人所謂朝聞夕死者，有以加乎？吳中行、趙用賢、沈思孝、艾穆後有用，不用，要之爲忠臣義士也。江陵敗，而後之秉國者如吳如婁，又一異矣。無江陵之橫，而有其擅非江陵之才，而多其妬；起而角之者，非黜則錮。於是林巖之間，賢哲相望，其諸君子進不得用，退而有明道聚徒之樂，此誰使之，而又黨之，噫，甚矣！天啓間耆老僅存者，尙秉用，未幾黨禍興，而實發難於吉水，則君以此始，亦以此終者，其是之謂歟？

或謂予：『吉水晚節稍異，甫至京，卽屬福清以復江陵諡爲首務，且悔其論劾爲少年客氣。』予曰：『是何言哉？是何言哉？』後以問方侍御〔震孺〕，侍御曰：『先生爲總憲蒞任，諸』

御史皆在坐，先生曰：「江陵之不守制罪也，予往時不得不論。由今思之，則江陵未嘗無功，諡亦不可不復。諸君以爲何如？」時諸御史皆服先生無成心，其始終皆爲國也。嗚呼，由侍御之言觀之，此所以爲東林哉！

三王並封

論曰：予嘗讀王文肅奏議，未嘗不歎服其才，則亦豈未嘗學問者而東宮繼嫡之議，三王並封之擬，此何以稱焉？重於失君，遂於天下之大計，有所不暇顧者，則將焉用此相哉？幸當時諸部科以死爭之，而王亦旋自悔劾，故其事得寢；不然，太倉之肉，豈足食乎？爭三王與爭大功俱一時事，爭此未盡者，予考功盡焉。嗚呼，其甚矣！

予嘗歎國家養士數百年，未嘗不收其用，然有二盡：嘉靖時盡於議禮，萬曆時盡於國本，非議禮國本盡之，而爲留中永錮者盡之也。永嘉實才相，視當時建議者老死竄戍，卒無一語，推是心也，其以破人國家有餘矣！區區者何足以盡之？況所謂太倉者才又不及乎？然議禮意見相左，其時無黨名，爭國本則有苑桔於其間，而邪正分，邪者遂目諸君子爲東朝之黨。夫東朝何人也？而曰黨，則爲是言者人道盡矣！雖然東朝果可黨也，此非不佳事，而何以東林之外